



自警編卷之二

操修類

正心 儉約

檢身 無嗜好

誠實 謹言

操守 緜响

定力 攝養

清廉 好生

正心

揚龜山論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

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

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

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

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

道性善云

徐仲車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
曰脩身務學為文之要莫大於此其效甚明其術
甚易曉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
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士大夫上謁請見者無
虛日先生酬答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
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脩身之要則必曰以正脩
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
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使歸先生初
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

誠為本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
聲云頭容直積則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
自此不敢有邪心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
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
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為一傳曰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
人正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為物欲之所遷動
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
正也惟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懷

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

晦庵先生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其事物之來有

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槁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心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

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
屢省之哉

或問有忿憤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無此數
者心乃正乎伊川曰非是要無只是不以此動其
心學者未到不動處湏是執持其志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
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
則汨氣變則心為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
帥也今心隨氣變是帥不能令而氣反為之帥矣
氣反為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為聽則

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
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
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姜里之囚虞芮
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
時易簣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
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
哉楚武王自憑悔諸夏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
初不為之蕩也迨其季年以望堂楚師伐葢爾之
隨將受兵而心蕩焉蓋楚武初未嘗知治心之理
所恃者血氣之剛爾平時臨敵而心不蕩焉非真

能不動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蕩心安得不從之而蕩乎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悍馬如斡礪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庵曰樂則安若早夜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為慮雖一日亦不得安矣古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能安之也又云逆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方居順境則逐物而失

身迨遭逆境則執我而喪志惟智者處之以無心故窮亦樂通亦樂

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只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耳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

實諸人者以其所為誠意故也明道嘗曰有關雉
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檢身

滎陽呂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
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
點檢他人耶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中歲常置黃

二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則投一黃

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暮發視之初黑豆多於

黃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一念不興遂徹豆

無可數人強於為善亦要在造次之間每自防檢

此與趙清獻公焚夜香日告其所行之事於上帝

同也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焚香拜手告于天意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軒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張子韶曰予謫嶺下居無與游憂過之不聞學之不

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淵明曲江萊公富鄭公韓魏公歐公溫公余襄公邵堯夫二蘇梁况之王彥霖范淳夫鄒志全劉器之龔英之和陳瑩中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諸畫像以乃環列于夫子左右晨朝瞻敬心志肅然其所付多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若市朝之捷矣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與人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

書兩句于子舍屏風

鄒侍郎曰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
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但於十二時
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點檢不放過便凡工
力

華文簡公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
退嘗謂人口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
幾寡過耳

張子韶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右曰守口如瓶防意
如城在公尚然况他人乎

家願語錄云薄於脩人事而厚於責天報者舉世皆
是使造物何以厭其欲

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
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
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與

有盛待制名濤者嘗有語云士大夫行己正如室女
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

范侍郎育作庫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以防疑謗凡
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

誠實

程氏遺書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
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
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無妄之謂誠不欺
其次矣

王沂公嘗語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
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淪夷險可以一致

賈內翰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謝
文正曰某晚進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
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怠

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嗚呼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爲一代之名臣矣

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于偽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

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

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有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旣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徃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至天用

司馬溫公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相禹觀公

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

神宗即位首擢司馬溫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

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誥置懷中不得已乃受

司馬溫公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按文集公有上雁丞相塔云光於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為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率合終於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闕前脩之藩徒使其言迂僻俚不益世用雖親舊書啓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為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為之邪若苟貪榮利罔顧為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

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諒耳。

劉敞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諫議辭之，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則不欲苟受之，非以邀名也。

元城先生父開府與司馬溫公爲同年契，因遂從學于溫公。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爲不仕？」以漆雕開斯未能信之語對。溫公說復從學者，其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

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已俯仰無愧，爾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調洛州司法參軍時，吳守禮爲河北轉運使，嚴明守法官吏畏之。吳一口問有人告司戶賊污如何，公對不知。吳不悅，明日閱視倉庫，召司戶者謂曰：『人訴爾有賊，本來按爾。』今劉司法言爾無之，姑去。於是衆方知公長者。然公心常不自快，曰：『司戶實』

有賊而我不以誠告吾其違溫公教乎後因讀楊子云君子避礙通諸理而後意方釋然言不必信此而後可

又道護錄云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任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忠肅公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能爾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

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爲畦畛塹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爲事物遷動平生無僞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於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

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色也又遺事云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皆以誠徃徃爲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處之耳豈可以爲小人不待以誠邪

韓魏公晚與歐陽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心服

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繁辭為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

安定言行錄云了翁嘗問徐先生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積昔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曰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

明道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察乎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披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

之厚能至是乎邢恕謂先生身益退位益卑名益高於天下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緘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爲世宗親史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徃徃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爲諭德其居側有酒肆號仁

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竒公以爲忠

實可大用後章獻果用之

胡文恭公執政時詳議官關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公與同列得二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不足白上以累才公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一人小累才足惜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謂公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上緣是不得奈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喪生平之節為之開陳聽上有擇耳同列驚曰某

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

陳忠肅公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夏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爲有此問也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勞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馬知節獨進言蔬食者唯陛下一人耳王旦等在這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於是旦等皆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

操守

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蔡文忠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連黜公歸嘆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於此豈宜爲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旣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太后修景德寺成詔蔡文忠公爲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諸於太后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
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
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凡居
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
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
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
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僚佐
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
繁劇之地豈能辦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
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
時人服其操守

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
孔中丞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訕或遷而公持
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
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
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
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
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
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
出

彭尚書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憂國愛君推賢揚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爭爭而不得必求去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忘之者則以爲好異或以爲近名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爲宰相士多隨時自效曾文昭公獨挺然不爲世變所移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

熙寧三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令傅獻簡公以母喪服除至京師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所謂新法者相妨耳且爲言新法之不善者安石大怒乃以爲直昭文館權同判流內銓劉元城先生先是建中年間公與蘇文忠公自嶺外同歸道出金陵時有吏人吳默者以詩贊二公文忠稱之跋數語於詩後公亦題其末以勉其學是後內侍梁師成得幸自謂文忠遺腹子與一二故家稍稍親厚默知其說因携二公所跋詩謁之梁甚悅奏之以官至宣和間梁益大用以太傅直學

思嚴參政三省樞密院事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
皆出其下是時默改名可爲正使師成令可自京
師來宋欲鈎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
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未
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
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
貴吾欲爲元祐全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荅
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尚書左丞極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
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

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尚書上
故有束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
屢更變故而所守一道

陳文惠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
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晉公所
黜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父于外
多勉以進取公曰唯父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
今天子卽位晉公事敗公乃召用

呂吉甫參政事使其親友謂蘇公丞相曰子容吾鄉
里丈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公笑而不荅

田諫議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肯咸俾伏之出處
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
如也

王內翰元之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相論不合又
以謗責落職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
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其何虧吾當守
正直而佩仁義兮惟終身而行之

王內翰性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為惡之上累命執
政召至中書戒諭之元之終不能改

章獻太后臨朝有詔補一軍吏王武恭公曰補軍

政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
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仙有司請衛甲公
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
以公可任大事

慶曆初上厭西兵久出而民弊亟用富鄭公韓絳
及范文正公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
小人權幸皆不悅獨杜祁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
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
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
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

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程文簡公罷政貶官起守北京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公被中傷方起未幾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云

曾中書公自爲小官至在朝廷其立無所附遠迹權責繇是愛公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爲公歎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既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於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爲之動也

元城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已之是信在元豐

則不容於元豐人欲移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
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竇憲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
親吏取藏絹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
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
屢對大臣稱儀有守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
有告其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為代
且委之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官
命汝而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但得彥卿

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驛召問因
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
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
槐於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
者已而魏公旦果為太保

杜正獻公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極易動柔懦
少立行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
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
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
遠志向端慤他日樹立當為鄉曲之顯切勿少枉

爲時上下也

尚書李公風度凝遠與人有意而遇事強毅不爲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異其助而詆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勞論意曰所爭者國事盍少有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秦檜既外交仇讐罔上自肆惡嫉正論諱言兵事自以爲時已太平日爲浮文侈靡愚弄天下獨忌張忠獻公中丞万俟卨希檜旨論公卜宅憐擬至傲五鳳建樓上不以為然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事

至湖南有所按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嘆息乃密以檜意告公而歸具奏其實檜黜秉信十六年

監察御史施廷臣擢侍御史太府寺丞莫將賜出身超拜起居郎皆上書迎合者翻黃下吏部張公燾執奏曰故事遷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臥家秦素厚公命樓詔問疾許直翰苑公曰今日進退在我遷官則在他人其惟有去耳秦語人云張子公守正官職不能動也

晏公敦復知衢州發姦捕伏吏畏民愛公以母老致

朝夕侍左右明年丐祠授提舉亳州明道宮方議和之初公力詆屈已之非是執政患其不附已使腹心之人啗公以利曰公若能曲從其議兩地旦夕可至公怒曰吾終不以身計而快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公平居靜默似不能言者及立朝論事則出辭吐氣明日張膽不畏強禦不避權要當時將相大臣如呂趙張秦韓楊輩皆無所阿附善則揚之惡則抑之在朝莫不敬畏方檜在位附之者立取顯貴公獨立不與交秦雖欲屈致不可得當其辯劉光世對換田產與夫論屈者安能若是乎

純廷臣等不合附會秦氏聞者皆為公危之公處之裕如神色不動非氣之所養至剛至大有不可屈者安能若是乎
黃公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他教授或與過從
屬詠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他教授多蒙其力而公獨不徙官為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公不荅則陰畫以獻宰相召長貳詰之口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綰未對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為庸違謂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為諫諍官也

陳校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上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為名言

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別韓魏公請言公不荅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為河北說夢衆人不敢道意思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當

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于壁以為晚節之規

种放嘗見陳圖南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个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于其戒哉故之晚節果如圖南之言以此知士大夫有名節易全名節難

王文正公真賢相也天書封禪等事公不敢爭議

少之為天書使常邑邑不樂是
官又不信天書上益疑蔡公最後知京兆府
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
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今準上之百姓將大服而
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
事宦者周懷政而萊公婿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
萊公與能合萊公始不肯曙固要公公亦因此復
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禧三年也
宋元獻公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斥退
及再登用遂沉浮偷安云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於是
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
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執政
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
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
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中書
事亦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
也

少之為天書使常邑邑不樂是時蔡公出為
官又不信天書上益疑蔡公最後知京兆府
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
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今準上之百姓將大服而
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
事宦者周懷政而萊公婿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
萊公與能合萊公始不肯曙固要公公亦因此復
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禧三年也
宋元獻公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斥退
及再登用遂沉浮偷安云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於是
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止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
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執政
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逐焚之由此遂罷相
議者謂止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
獻口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中書
事亦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
也

定方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齎勅往授之。以錦囊貯劔，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荅。上下皆皇恐，不知所為。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以勅授之。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着之。短纜至膝，拜受於庭。升堦復宴飲，至暮

而罷。

李迪為王仲宣恐以丹自
到入救得免畧有問矣

陳忠肅公謫台州，所過州郡皆

令兵甲防護至台郡守以十日
之法遣兩巡起道必為違一守

數月朝廷起遷人石幟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士
論訥訥咸謂將有處分于公也

口遣兵官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隣人防守
狀置邏卒巡察未幾攝公至郡郡庭垂簾如制獄
大陳獄具蓋朝廷取索尊堯副本而幟爲此以相
迫脅耳繼又幽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臥
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爲所撓
幟亦終不能爲害

章惇蔡卞川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
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
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所在州軍監督日行
一舍或從海往來小人謂必死七年之間未嘗一日
病及貶海州忽有小人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
相向垂涕公曰且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聞朝廷
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不爲動
貶所有上蒙緣進納入仕持厚資入京師直以能
殺公意達惇見之不數日薦上殿改秩除本路轉
運判官其人飛馭馳驅至公廷所先遣其客來訪
公治後事公色不動留
筆書數紙徐呼廿六僕

此行之謂客曰：死不

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

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一如平常。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何太早也。問之，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死矣。明日有客言者云：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公亦無喜色。

元城先生曰：士大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窮山水之勝，且以遠屏。自全者，余謝之曰：萬一擾擾如一鼎

之沸，安有清冷處乎？安世世食君祿，又嘗備法從，緩急自知死所，何避之有？以此忝然，未嘗經意。昔温公自陝論新法，不可以治郡，得請歸洛時，劇寇王充聚黨數千，橫行太行中，先人出兩驛延勞之云。今日且喜公歸，某前甚憂之。若此寇知公有人望，萬一劫公東來，以之動民，奈何？公笑而不答。再問之，則云：此何足問？吾輩平日學道，以忠孝為質，有死而已。夫復何懼？固知君子涉世自處，固有素矣。

唐質肅公為御史，因張堯佐以姪女有寵於仁宗，驟

除宣徽節度景靈郡收使介力爭不已上怒

諫諍 貶公英州別駕公之南遷挈家渡淮至中流

大風波濤汎濫舟人恐不免餽魚鱉公兀坐舟中
吟詩云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
日任風波夕濟南岸衆亦欣然

呂正惠公使高麗遇風濤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
書若在齋閣中

呂滎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
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公
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於熙寧初監

陳留稅章樞密案方知縣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
同坐遽峻辭色折公以事公不爲動章嘆曰公誠
有德者我耶試爾

李清臣平日多於韓魏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
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
持兩端公因書問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
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論人如此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
之時程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
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

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
貽兄弟之憂耳程子曰領帥南陽兄弟何所憂公
悟曰正爲定力不固耳

尹舍人謫官均州時范文正公知鄧州舍人得疾即
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文正文正日往視其疾
一旦遣人招文正甚遽旣至舍人曰洙今日必死
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言不可信洙並無所
見但覺氣息奄奄就盡耳隱几坐與文正語久之
謂文正曰公可出洙將逝矣文正出至廳事已聞
其家哭文正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

自蔡陽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蓋晚年嘗言
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在水中時猶覺心動數
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
如此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
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
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
之若得爲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爲之縮頸

清廉

王待制公在相門弗驕弗華以貧爲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真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

冰壁聲

言行錄

畢文簡公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其妻貸於王文正公家故天下稱其清

向文簡公判大理寺時没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荆南惟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湏以庶清聞

唐質肅公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按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曾中書公在官有所市易取買必以厚予賈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者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陳龍圖從易爲館職數十年不遷居喪時士大夫有致賻者公不拒服除知廣州罷官不蓄南物獨載俸餘錢過嶺半以償贈賻者半以班宗族之貧者陳忠肅公爲越州僉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每以公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關蔡俾公權攝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公只必喜於少紓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圭租遜前官明州以法當公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廩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
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
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
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
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
端明邵先生知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
至無廉耻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
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耻劫人主使信已也夫廉
耻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亦淺矣蓋

廉耻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賂
不受賂豈分外事乎

蘇丞相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奉分
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爲餉知吾無苞苴之人也

太宗時王禹偁爲學士嘗草繼遷制送馬五十疋以
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閩人
戴褒徒步詣禹偁愛其儒雅及別爲買一馬或言
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疋顧肯此
虧價哉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
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

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怪也

歸田錄

滎陽呂公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至絕糧者數日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劉秘書丞家貧至無以給其旨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賣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不受於他人可知矣

此司馬公言也首當冠以温公云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為猾吏所劓不自省察所得毫

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儉約

王文康公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常言人臣患不節儉
今居第多踰僭服玩奢侈僕妾無數宜有經制及
貴顯深自抑損齋居蔬食泊如也

韓忠獻公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輶同寢一
日分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
為門客尤敬待韓公每公至卽令設猪肉康靖嘗
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君早訪及李康靖為長社
每日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卽已其貧儉如此

韓忠憲公億為河北轉運使王太夫人坐太平車以

葦席為棚覆獻肅公乘驢隨車時王文正已貴忠
獻公又作一路使者其儉如此今人聞之誠可愧也
范文正公為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及官大歷
二府以至於薨凡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也
范文正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戒諸子曰吾貧時
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其旨未嘗充
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
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
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褻慢之物耶吾家素清
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惟儉可以
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
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簞糲每退自公易
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始終
如一

范太史公作布衾銘記云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
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
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
中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

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于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殮以深夜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云云公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范太史集布衾銘曰藜藿之其縹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高梁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斯得禍辱

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樂簞食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

如一日乎

杜正獻公食于家惟一麵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
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俸
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
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
以自奉養耶

蘇丞相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晚年際會所得俸賜
隨即散用其自奉養至儉薄每食不過一肉始甞
之口吊哭者造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歎愕
咨嗟以為寒素不若也

寇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
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未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
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
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舍內
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
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荅曰彼詐我
誠雖敝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敝復棄也靳者

愧之遺事

陳文惠公居家以約儉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
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臨卒口占數十言

誌其墓

神道碑

石介為舉子時寓學于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其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饗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益重之

呂榮陽公在維陽時東萊公為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

溫公曰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李元衡儉說云與其舍饗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也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者無墨此言貴者方得食也莊子九方甄相子綦之子則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班超者虎頭燕頤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食肉為貴食肉為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矣

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菓餌而刺鏤之朱綠之以為盤素之玩儻莽以目食者乎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言亦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昔聞明道先主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為他有貴底相態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與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為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謂堂高數仞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學者且先
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使不到得墜墮嘗受諸葛孔明當
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
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
欲不遂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一十
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饒餘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
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府有
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
大丈夫矣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
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
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
人至官舍見厠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
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
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
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
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汝持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

無嗜好

呂蒙正爲相，一朝士家歲古鑑，自言能照一百里。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爲物累者，昔賢之所難。

有貨玉帶於王文正弟，以呈文正文。正文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否？曰：繫之安得自見？文正文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寶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筆談

趙清獻公抃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語舊路行來慣龜放長江不共來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

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勇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母儀天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市妙年者因勅國封密市二少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女奴首飭服用不啻三十餘萬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于庭文節詢其所自

國封其以告從容指旁侍二姬謂夫人曰此二姬
乃夫人昔之媵也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于
此耳若二殊齒未踰笄將嫁少年予向去之事固
不可知若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然太后聖慈
垂憫然某之志豈可渝也他日入見宜以此懇敷
奏遂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券并衣着首
飾與之俾為嫁資謂曰若更雇于人必當送府勘
罪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
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
軍大將部米運舟失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
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
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隴
穎公辟為太 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
公殊不顧夫人 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
汝自飾至書院中 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
夫人出汝安得至此 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咨
其賢荆公溫公不好色 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
公除脩注皆辭至六七不獲己方受溫公除知制
誥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待制荆公官寢顯俸

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
給酒饋待賓客外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兄
郎中為戶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
書絕交云

元城先生與僕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謫嶺表
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
炎荒恐不生還忽憶老先生語云北人在瘴煙之
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以遂絕至于今更不復
作且大丈夫自誓不為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
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

卧床中且已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
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
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官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
何耳若仕官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
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此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
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
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品題耐煩伯淳
問君實能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
持更有甚工夫到此

程氏遺書

蘇公頌言少時聞計用章郎中曰人主不宜有所好
有所好則心腹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
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
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
徒出而民弊於夸大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
知之夫神龍騰驤豈可羈也然或養於人者謂
其有嗜慾也

謹言語

張子韶曰古人默觀方寸孰偏孰正偏處舍之正處
行之心在於正而情或居偏吾則痛檢其偏而不
敢劇談正理深恐所見隨言散去其於行也必無
力矣今人寡言者雖然善惡未可知然使其為善
必力其為惡也亦必力若夫終日說說者為善為
惡多見其不終耳

王文正公旦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
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群臣異同公
徐一言以定

胡公宿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群居笑語謹謹獨
正顏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
泣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
歸於仁厚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特明叅政錫爲府曹官簡肅待
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
者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
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呂申公寡言兄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

韓魏公言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澀澀每
事至則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
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陳了翁雜說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
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
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

主信井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有

結人主如桑洪子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

如虛化人傷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

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

則舉凡言之不出于毀者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

大戒

韜晦

錢樞密出守河橋請王沂公為別公酌酒餞之錢曰
惟演身列將相不為不重然朝廷每闕輔相議不
在中惟公憐之公荅曰相公才用闕閱豈曾所敢
望然曾忝冠宰府僅已數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
也錢曰惟演才識不茂寔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
揚歷中外豈惟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才不
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於公者蓋以搢紳之士畏
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之跡使人無所
復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

有門生為縣令杜正獻公衍成之曰子之才器一縣
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
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
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
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
信故得以申其志今予為縣令卷舒休戚繫之
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相知子烏得
以伸其志徒取禍爾予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
於中也

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
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明
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
心可也

呂氏家塾記云章獻明肅之盛文靖公極救防微杜
漸者非一未嘗與人言天下亦莫知也仁宗既親
政大臣或言當垂簾時有劉渙者嘗上章請歸政
得罪于太后帝顧文靖公曰當時樞臣欲黥配嶺
南賴卿力言得免若公者苟利國家雖舉世不知
弗與辯也儻非聖主親發德音人誰知之豈比大
賤丈夫急已之毀譽而緩國之休戚哉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過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悔乎

吳長文子璟素以堅挺有器節稱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事遺

蘇丞相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長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

得甚工夫謝子曰也只是去個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接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管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為甚恁地

攝養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博士恭惠登樞
年者康強許公時尚為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
法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
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
深以為然

黃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
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
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文定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先生

生食飽未可據案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
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

客有語胡文定為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遺其子
來就學其子儼容所齎千金得病甚瘠客于逆旅
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携其子詣胡
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懲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
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
養生之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皇帝素問
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
真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

以脩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
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為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
貴無過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類
欽定學二二年登上第而歸

關中隱士駱耕通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
右夏宜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
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
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
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
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

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邵堯夫居洛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暑大寒也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為過人遠矣

李牧善病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公畏之謹之靜久自愈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徃徃至醉是時大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東曹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為詩示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飲終身未嘗至醉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伊川先生曰盖有

之唐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寢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猶歆為深耻

太宗下詔召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叅軍麻希夢年九十餘致仕歸鄉里本州奏聞召至闕庭上御便殿賜坐與語極從容因歷訪民間利病多見采納復問以攝生之理希夢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上嘉之賜金紫致仕

呂榮陽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計求方便之道只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榮陽公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服寒熱之常所作事病者取牌子以示人

之唐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寢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狗豕為深耻

太宗下詔召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叅軍麻希夢年九十餘致仕歸鄉里本州奏聞召至闕庭上御便殿賜坐與語極從容因歷訪民間利病多見采納復問以攝生之理希夢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上嘉之賜金紫致仕

呂榮陽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因所欲病者既不能吞適足增苦故榮陽公嘗教人作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服寒熱之類及病者常所作事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

凡公為人處事每如是也

陳忠肅公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太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鷄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勞人也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僊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好生

晉武惠王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
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
居堂屋救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
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
此

陳文惠公見物動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
曰無使不全以見棄也

二宋牛角之年同於蠻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
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

試罷復遇僧於廬邱僧執之宋手而驚曰公風神
頓異昔時若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
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
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
穴為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言乃戲編竹為橋
以渡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
今歲固當首捷然公不出小宋之下二宋私相語
曰妄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章
獻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宋為第一
小宋為第十始信僧言不妄

呂萊陽公為郡處令公帑多蓄鯁魚諸乾物及筍乾
輩乾以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物也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
猪羊然性嗜懈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
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懈
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
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觀但已親經患難不
異鷄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
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
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

水瓮中須其死食生即放之

